

百舌呐喊的夜晚

百舌の叫ぶ夜



逢坂剛



GOOSAKA

百舌呐喊的夜晚

(日) 逢坂刚 著

薛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舌呐喊的夜晚/(日)逢坂刚著;薛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133-0343-9

I. ①百… II. ①逢… ②薛…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816号

"MOZU NO SAKEBU YORU" by Go Osaka

Copyright©1990 Go O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5 by Shueisha Inc.,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Inc.,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Beijing



百舌呐喊的夜晚

(日)逢坂刚 著;薛军 译

策 划:姚 迪

责任编辑:姚 迪

统筹编辑:褚 盟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未 氓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印 张:9.125

字 数:212千字

版 次: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343-9

定 价:26.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序言
10	第一章 炸死
50	第二章 讯问
92	第三章 幻影
134	第四章 电击
191	第五章 逃出
236	第六章 谋略
280	后记

序言

百舌紧紧地咬着白齿。

恐惧或紧张是干不了这行的，所以百舌外套中握着尖锥的右手汗湿涔涔是因为烦躁。

百舌接下这个工作一周了，可笕俊三行事相当谨慎。住所的门窗封锁严密，外出绝不单独去无人处或暗处，就连乘地铁也要在车完全停妥后才靠近月台，百舌完全没有机会下手。

以百舌的本事跟踪笕而不被发现并不难，但不能鲁莽动手。毕竟怎样让对方瞬间毙命以及自己安全逃脱，都应在事前的计划当中。

此时，笕正在盆栽的另一端坐席上和一个女人碰头密谈。由于咖啡厅过于喧嚣，百舌根本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笕和那个女人大约二十分钟前在这里碰面。那个女人把自己裹在黑色的大衣里，用长发遮住带着墨镜的脸，完全看不出长相和年龄。

笕突然站了起来。

百舌把结账的零钱放在桌上，松开交叠的腿，握紧锥柄，准备随时跟上。此时笕正在询问经过的服务生洗手间的位置。

妈的，原来是去厕所。百舌松了口气。

百舌看着笕沿走道朝里去的背影，再也忍不住了。等了一秒，跟上去。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不想再等。

百舌尾随笕从后门来到店外走廊。笕走入走廊尽头男厕的背影于眼前骤然一闪。百舌停了一步，这才蹑着脚匆匆走过走廊。

百舌潜入男厕但没有看到笕的身影，得意地暗笑。观察四周，目光瞥向后方墙壁，那儿虽有个采风窗，但显然一个大男人不可能钻得出去。

百舌站在洗手池前，假装整理头发，目光却紧紧盯着隔壁厕所的门。只有一间门板上显示使用中的红色标记。

看样子笕似乎拉肚子了。百舌皱起鼻子，凝视关着的门。现在正是笕最无防备的时候，但若翻门侵入，他也不会乖乖蹲着等死。

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其不意地破门而入，一举打到对方。

百舌右手抓紧尖锥，左肩朝着门，双脚岔开站稳，正准备动手。

这时外面走廊响起脚步声。百舌连忙把右手藏进风衣口袋，返身就走。该死，差一点儿就能解决了。

半路杀出程咬金！虽然百舌满腹不悦，但也只好等待下次机会了。

百舌和看似上班族的年轻男人错身而过，走出厕所。那名脸上带着狐疑神色的痘疤脸男人闪过眼角，百舌别开脸，沿着走廊朝店里走去。

一回到店里就看见笕的女伴正小跑朝收银台冲去。外形姣好的小腿肚随着动作浮现肌肉线条，带来一股奇妙的紧张感。

百舌立马抄起菜单和零钱，跟上这个可疑的女人。百舌预感到如能依此找出某些线索，查明这个女人的底细，或许便能掌握契机，解开目前胶

着的局面，反正自己早已知道笕的处所了。

出乎百舌意料的是，墨镜女子在出了咖啡厅后，径直冲进后巷一栋叫“郡司大楼”的小型综合大楼。

大楼外观脏乱，连一个色情行业的招牌都没有。百舌检查了楼梯下方的信箱，上面写着：田边会计事务所、丸和广告公司、花菱金融公司、北新旅行社。

百舌假装打电话，在人行道的电话亭内等了十分钟。这段时间稀稀疏疏有人从大楼里走出，却没看到笕的女伴。

看样子女人似乎撇下笕先行开溜了。但她潜逃的场所未免太近了，难道她的上班地点就在这栋大楼内？

百舌离开电话亭，走进郡司大楼。小型电梯楼层指示灯停在一楼没动。干脆回咖啡厅的念头霎时闪进脑海，但再想想，笕不见得还留在店里，于是百舌缓缓迈步上楼。

楼梯很脏，带着陈年霉菌的气味，又高又窄，非常难爬。

百舌一直走到最顶层都没遇到任何人。电梯未曾启动，各楼层的走廊也不见人影，各间办公室的毛玻璃门内一片漆黑。整栋大楼死气沉沉，甚至令人对楼梯和走廊还亮着灯感到不可思议。

百舌从上至下检查每一层楼的厕所。

走到三楼正要窥视女厕时，放在楼梯尽头的塑料垃圾桶映入百舌的眼帘。塑料桶的盖子很不自然地被顶起来。

百舌走到桶旁掀起盖子的当下不禁大为愕然。塞在垃圾桶里的是黑大衣和长假发。

百舌出了大楼朝咖啡厅的方向往回走，一路上为自己的大意而怒火中烧。

那该死的女人就在之前从郡司大楼走出的数名女人之中。自己最失策的是只顾着留意黑大衣和墨镜这两项特征，对其他女人毫不在意。百舌试

着回想每一个走出大楼的女人面孔，但都只是模糊的印象，要回想起个清晰的面孔轮廓委实太难。

但愿笕还留在咖啡厅，百舌一边暗祷，一边匆匆往回赶。

百舌回到咖啡厅附近时，看见一名高个男子从店门朝他这边走过来。百舌的精神为之一振，连忙藏身在电影院广告牌后面。

好险，幸好赶上了。不起眼的灰西装，右手拎着褐色的波士顿旅行袋，正是笕俊三没错。不知是腹泻太严重，还是痴等那名黑衣女人，总之，笕似乎在店里耗了很久。

百舌得意地暗笑。兜了个大圈子，幸好还可以重来。这样的好运肯定是顺利得手的预兆。

笕快步朝靖国大道走去，出了靖国大道往四谷的方向拐弯。百舌小跑尾随在后。笕似乎在发泄什么，走起路来步伐忿忿不平，看来相当生气。很好，怒气当头的人通常会疏于防备。

突然笕的步调放慢了，百舌慌忙停步。路前不远处聚集了一群人，还传来怒吼声。百舌贴在道旁的树后面，踮着脚尖窥探前方。两三名女子驻足不前，旁边有个一看就知道是游民的肮脏男子正绕着她们不停地打转。游民就像追牛的猛犬般令人眼花缭乱地兜着圈子，不断向那几个女人吐出猥亵的言词。

百舌还来不及惊讶，笕已如射出的子弹般拔腿朝那群人快步跑去。

看见笕跑过来，其中一个女人张大嘴想叫喊什么。霎时，百舌眼前飞溅起一片鲜红的火花，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轰然响起，剧烈的冲击令他撞上身后的墙又反弹回来，一口气越过护栏被甩到车道上。

回过神来时，百舌已倒卧在路边停放的车辆间。百舌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脚步踉跄地站起来，一看到人行道便不觉得猛吞了一口口水。

浓烈的沙尘和硝烟四处弥漫，路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呻吟声此起彼伏。面向人行道的大楼玻璃窗被震碎，路上不断传来玻璃破碎砸落的声音。

百舌反射性地伸手摸头。好端端的，没事。虽然手肘有点痛，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受伤，看来自己运气不错。

救护车的呼啸声传来。糟了，万一被送到医院，受到警方侦讯就麻烦了。总之，现在得先离开此处。

百舌拖着微跛的脚钻出车辆间，推开逐渐聚集过来的人群离开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回头看电视新闻就知道了。

黑暗中，乡间道路蜿蜒不断。

赤井秀也点燃香烟，瞄了一眼坐在身旁的新谷和彦。新谷面带疲色，不过看来并未感到特别不安。

路面是柏油路，车子的速度不快，所以颠簸不大。负责开车的是手下木谷。

直到最后都不能让新谷起疑心，万一失败了，自己将性命不保，再怎么提高警觉也不为过。

赤井开口了：“我说新谷，你就在这儿暂时避避风头，等回到东京，我打算让你接替我，把里维耶拉连锁企业全部交给你掌管。”

新谷兴味索然地靠在椅子上说：“我哪有资格接替赤井部长，现在这家店我已经很满足了。”

赤井刻意开朗地一笑，说：“也好，反正你还有别的工作，如果店务太繁忙也不方便。”

新谷没回答，却对着驾驶座位上木谷的那颗光头问话：“木谷先生，好像要很久是吧？”

木谷扭头往后看：“马上就到。你累了吗？”

“那当然，在火车上晃了十二个小时谁都会累。要是搭飞机或是新干线就舒服多了。”

赤井插嘴道：“事出突然买不到票。倒是你，这次一点也不像你的作风，手法怎么那么粗糙，竟然用上了炸弹。”

“那个是……”新谷说到一半突然打住。赤井还在等他的下文，新谷却噤口不语。

赤井正想开口，车子突然剧烈颠簸。

“妈的，路况变坏了。”

木谷唾骂道。看来是开进了泥土路。赤井念头一转，就此闭口。

车子终于驶离道路，开进了杂草丛生的小路。车头灯的光圈中浮现出阴森的树丛，小树枝打在车上发出刺耳的声音。新谷不自然地换了个坐姿。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冲出沙地停下。

赤井对木谷说：“喂，有手电筒吗？”

“有，我向租车行买了。”

木谷关掉引擎，熄灭车灯，四周笼罩在黑暗中。赤井催促着新谷，打开车门走出车外。

新谷也下了车，狐疑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开车到别墅前面？”

赤井柔声回答：“前头道路正在施工，车开不过去。走几步路马上就到了。”

新谷闭口不语。虽然周围一片漆黑看不清楚，但他似乎起了疑心。赤井感到自己紧张得膝盖僵硬，偷偷伸手抹去额头的冷汗。

刚下车的木谷正好在这时打开手电筒，照亮树丛中的蜿蜒小径。耳边隐隐传来海涛声。

木谷在前面领路，赤井推着新谷的背。

“就是那条路，走吧。”

三人沿路拨开树枝走了一阵，海浪声越来越近。

新谷停步：“不对吧，别墅怎会在这种地方……”

话还没说完，木谷突然转身以手电筒的光线对着他。新谷惊愕之中脚下一停，赤井的手枪已迅速抵上他的后脑勺。

“别动！否则轰掉你的脑袋。”

新谷措手不及，身体僵硬。赤井保持着这个姿势，目光迅速朝脚下一瞥，他看见地上有一块大小称手的石头。

赤井换个姿势牢牢握住手枪，以脚尖将石头挪近，并压低声音说：“好，慢慢举起双手放在头上。”

新谷只能照做。赤井趁这个时候弯腰捡起石头。

新谷质问道：“你把我带来这么远的地方，究竟有什么企图？”

“闭嘴往前走！”

新谷不肯动。赤井紧张到几乎喘不过气来。最好别用枪。

新谷以自嘲的口吻说：“如果打算杀我，选个近一点儿的地方不也一样。”

“要杀你很简单，但要是让人从尸体追查出身份可就麻烦了。在这动手就不怕警察循线找上我们。快，继续走！”

新谷往前走了一步，木谷也跟着退了一步。

“如果我就这样消失了，里维耶拉的人会觉得奇怪。”

“解决那种小问题的办法多的是。”

“妹妹……如果我妹妹去报案寻人呢？”

“那就去报啊。废话少说，赶紧给我走。”

就在赤井不耐烦地说话之际，新谷将脚往上一踢，脚下的沙子袭向木谷的方向。光影晃动，木谷往后退。

新谷正想矮身一蹲，赤井已抓紧石头用尽全力朝他后脑勺砸去。赤井

手上传来一阵不舒服的手感，新谷哼也没哼就趴下了。在恐惧之下，赤井骑到新谷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又是一阵乱砸。

一分钟后，赤井在木谷的协助下将新谷的身体抬到悬崖边。

“准备好！要丢了。”

赤井出声吆喝。两人配合着，顺势将新谷抛向空中。或许是在最后一刻恢复了意识，新谷的叫声拖着长长的尾音袅袅消失。

赤井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结束得太简单，甚至令人有点怅然若失。

“这种高度等于是把豆腐往水泥地上砸嘛。”

“应该不会有自杀的尸体从这里爬上来吧？”

“不会，我们已经处理得这么仔细了，不可能出纰漏。”

“那倒是。”

“话说回来，这家伙并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厉害嘛，我本来还以为会更棘手。”

赤井哧哧笑着。

“他一定做梦也没有想到。好了，我们走吧。”

两人原路返回。

昏暗中光芒流淌。

固定不动的电视画面骤然变亮，男人凝神注视模糊的影像。

手持式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不时左右晃动难以聚焦。可能是在国外的某个广场，背对着半塌的石墙竖立着十几根看似木桩的物体。镜头一贴近，才看出每个木桩上都捆着一个双手被反绑的人。

摄像机迅速扫过他们的脸，全是男性。可是来不及细看各人的相貌。之后镜头定格于一名拉丁裔的男子，端正的五官，污黑的脸上还渗着鲜红的血。突然镜头一晃，拉丁裔男子的头颅顿时往前垂落。摄影机后退，映

出一个大块头男人的背影。他右手握着的枪离开死者的胸脯，上面出现焦痕和一个红黑色的洞。

两人、三人……魁梧男人以手枪逐一解决俘虏。

男人倒抽一口气，死死盯着电视画面。电视毫无声音，也听不见枪声，但画面的晃动已将这残忍的场面如是传达给了观者。

镜头中不知是转到第几个俘虏时，观看的男人不禁发出呻吟。与之前那几个男人不同，画面上的俘虏是个肤色黄白的东方人。那个男人流着泪，不知大声叫着什么。恐惧令那个男人的脸颊凹陷，只有嘴巴不停开合的模样致使室内的空气也为之悚然。

画面中突然出现一把手枪，抵着东方人的太阳穴。那个男人原来呐喊的嘴巴就这么大张着，仿佛静止画面般凝固，双眼暴睁陷入疯狂般，然后两眼一翻露出眼白。

下一瞬间画面剧烈晃动，硝烟蒙蔽了视野，摄影机仿佛发了狂，上下左右来回摇动。数秒后，摄影机映出刚刚遭到处刑的俘虏，从脖子以上几乎都被轰掉了，只剩身体兀自垂挂在木桩上。持枪行刑者转身面对镜头，浅黑色的脸上浮现出得意又残忍的笑容。

那个笑容如水面投石般旋即破碎，变成只有噪声的画面。

男人闷声呻吟，止不住的泪水濡湿双颊。

男人咬紧牙关在心中发誓，这笔血债一定要讨回来……

第一章 炸死

1——

他无动于衷地回望着伫立眼前的女人。

女人还很年轻，很美，可是即使这样的美貌也无法打动他的心。对他来说这女人只是个陌生人。

女人跪倒床边，以可疑的戏剧化动作握着他的手。

女人双目含泪地说：“哥哥，是我呀，我是由美子。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连忙把被握住的手抽回来藏在被单下。

“哥哥，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么？你连自己妹妹的长相都不记得了吗？”

站在女人身旁打扮体面的陌生中年男人，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放才好似的开口说：“新谷，我是赤井啊。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赤井部长，是你

的上司。”

他看着男人的脸，男人不安地眨眼。什么上司不上司他不清楚，总之他毫无印象。

女人恨恨地往床上一拍。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自杀这种傻事，也不把原因告诉妹妹我？”

自杀。对了，我是自杀未遂，医生这么说过。

“天底下没有人要自杀还解释那么多原因的吧。”

他这么一说，女人惊讶得缩回身体。

站在一旁的主治医师插嘴说：“你们不可以责怪他失忆。如果硬要他回想什么，病情有可能更加恶化。我看，也只能耐心地等他恢复记忆了。”

女人看着医师。

“请问，有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恢复记忆吗？”

“这种病情因人而异。有些人一个月就治好了，也有人十年后才突然恢复记忆。总之最好慢慢治疗，不要焦急。”医师看看手表，继续说，“在接令兄出院前，麻烦你先跟刑警先生谈一下好吗？我请他在会客室等着。趁这段时间我去帮你们办出院手续。”

剩下他一人后，他定睛凝视天花板的渍痕。我到底是谁？一对素未谋面的男女突然出现，自称是上司和妹妹就要把我带走，完全无视我的意愿。

如果我真的企图自杀，就该有让我那样做的理由。可是现在既然想不起来，纵使反抗也无济于事。

大约三周前，他在珠州市中央医院的病床上醒来，医师和刑警轮番前来询问事情经过。但发生在他身上的遭遇固然不用说，就连住址、姓名、年龄他都想不起来。医生说这是典型的逆行性健忘，是失忆症的症状。

据说是当地的渔夫发现了他。是十月底的某个深夜，当时他正在通往能登半岛顶端孤狼岬的泥土路上拖着斑斑血痕爬行。小镇上的医生无法处理

他的头部和脸颊受到的重伤，只好转送到十几公里之外的珠洲市中央医院。

从珠洲分局的刑警口中，他得知以下的事件经过。

他被发现的翌晨，搜查员搜索现场附近，在孤狼岬断崖末端十几米下方的岩坡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血迹，岩坡上还散落着折断的松树枝。

化验证明，岩坡的血迹与伤者的血型相同，显然他是基于某种理由从断崖坠落，幸亏有岩坡挡着才捡回一命。如果坠落到一百米下方的海中，不仅毫无生还希望，恐怕就连尸体也找不到。除了后脑和右颊的严重挫伤，他只受到轻微的撞伤和擦伤，能够死里逃生几乎可说是奇迹。

破掉的西装是随处可见的成衣，也没有写上名字。从他身上找不出任何月票、驾照或信用卡之类足以证明身份的东西。西装口袋只有一个装了五万三千元的皮夹和一些零钱。知道他丧失记忆后警方就四处打听，试图查明他的身份。

警方在当地调查过他的行踪，但是没有任何人看了伤痕累累的大头照后表示曾经见过他。同一时间警方也清查了通缉犯名单与离家、失踪人口名册，依然没有收获。此外，比对指纹后发现警察厅的计算机档案里也没有他的前科记录。一切调查都是徒劳。孤狼岬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自杀、殉情地点，既然没有犯罪迹象，站在警方的立场只能姑且当成一桩意外或自杀未遂事件处理。他大概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崖上纵身一跳，却在半空中撞上茂密的松树丛弹了起来，再和折断的树枝一起落在岩坡上，然后在半昏迷的情况下爬回崖上。而岩坡上也确实留有往上爬的痕迹。

即使听到这样的经过，他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清醒后的这三周，他脸颊上的伤几乎全好了，但后脑的挫伤却留下后遗症，即便伤口愈合，记忆终究还是没恢复。

大约一周前，石川县内某大报对这件事产生兴趣，慢半拍地刊出珠洲市特派员撰写的报道和照片。他把希望寄托在这篇报到上，但县内并未出

现任何反应。

现在，只有东京来的一对男女看到地方报纸的描述而得知此事，一起赶赴当地并且表明身份，要接他回去。男人拿出的名片上印着丰明兴业企划部部长赤井秀也，确认他是部下新谷和彦。女人自称是新谷由美子，断言他绝对是她的哥哥——和彦。警方早已将破掉的西装扔掉，但显然用不着给他们看那样的东西做确认。

根据两人的说法，这一年来他患有原因不明的精神衰弱，已有三次突然消失两三周的记录。

警方与医院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家属接走一个和犯罪无关的自杀未遂者。就在无关乎他个人意愿的情况下，他被交到这两人的手里。

两小时后，返回东京的公路上。赤井开车，由美子坐在副驾驶座。他一个人占据后座，一打瞌睡就做噩梦，然后惊醒，如此再三重复。每当他惊醒之际噩梦便从记忆中消失。医院好意送他的旧西服不合身，总觉得很不自在。他毛躁地换个姿势坐好。

新谷和彦。这个名字也无法唤起他任何情绪，甚至不如窗外闪过的招牌更能带给他感慨。失去自己的过去固然不安，但目前他毫无找回的气力，只想顺其自然。

初次看到镜子时感到的困惑至今仍残留不去。就一般标准来说，算是俊美的脸上，丑陋的伤疤破坏了和谐。然而对此他既不悲伤也不愤怒，甚至不觉羞耻。仿佛以观看其他人面孔的漠然视线从镜中回看着自己。

主治医师做的种种测试，他都成绩优异。加法、减法、背诵五十音、如何看时钟、如何打电话、电视该如何转台、倒背数字、暗记对方提示的物品等等，一切都及格。失去的只有自己的历史。

他又做了一个噩梦，骤然惊醒。这次他记得梦境的内容。无数只小鸟